

三
峡
那
个

桃花村

易绍红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峡那个桃花村 / 易绍红 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9
ISBN 978-7-229-07035-9

I. ①三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17480号

三峡那个桃花村

SAN XIA NA GE TAO HU A CUN

易绍红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曾海龙 王晓静

责任校对: 何建云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陈 永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新视野快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29.25 字数: 480千

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035-9

定价: 4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谨以此书献给我三峡的移民父老乡亲

——作者

目录

第一卷 贡桃树.....	1
第二卷 黄桷树.....	111
第三卷 红橘王.....	270
时间的记忆（后记）	450

第一卷 贡桃树

你问我是谁？我呀，就是桃花山上那棵老桃树。你看我这老态龙钟、满脸褶皱的模样，上百岁了吧。你见过这么老的桃树吗？

我的全名叫“桃花山贡桃”，想想看，能成为皇家贡品，我家族的历史曾经该有多么光耀！世上那么多的桃树，除了我的家族，谁能有此殊荣？

因为我家族的名字，山下那条流入长江的小河就叫桃花河，桃花河与长江交汇处那个美丽的村庄就是我故事中的桃花村。桃花村背靠桃花山，前临桃花河。桃花河只是一条宽宽的溪流，只有夏天汛期河水涨高涨宽、变得激越奔放时才称得上河。平日里，清粼粼的溪水总是静静地流淌、滋润着两岸肥沃的田园。

每到春天，河岸、坡地、崖坎上到处都是家桃、野桃树。一树树、一片片粉红、艳红的桃花盛开，风过处，花瓣飘落，地上、水上落英缤纷。河水香气四溢，桃花河带着春的喜悦，奔向长江，也把村里的信息带向远方……

新中国成立时，第一次在广大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，桃花村的农民们在驻村工作组的领导下，组织起来斗地主，烧房契、地契、账簿。农民们分田地、分浮财，还搬进了地主老财的房屋。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，欢天喜地如同过大年。我记得那一年啊，洪橘的爷爷也分到了一间大瓦房，那是地主的堂屋，虽说只有一间，那可是雕梁画栋呀……

不久农村响应上级号召，实行农业合作社，接着又高举“三面红旗”——总路线、“大跃进”、人民公社。大办钢铁时大伙都到桃花山上砍树，那些上百年的松树、柏树、黄桷树，还有我那些长辈、兄弟辈、儿孙辈的贡桃树全被砍掉，投进了村里的“炼钢炉”，炼出一个个巨大丑陋怪异的铁疙瘩。我全靠长在这万丈悬崖边的鹰嘴岩，没人敢拿老命当儿戏，算是逃过了那一劫，留下了这把老骨头，看了世上几多的阴晴圆缺，悲欢离合，一肚子话呀，要不，我哪有资格给你说故事呢。

1

桃花村的桃花，有过三次不平凡的生死。

一九五〇年的春天，本已枯死的桃树，竟然发出新芽，开出花瓣。村里最长的老人，也说稀奇呵稀奇。那年桃花村收了好多船桃子，上运高峡县城、万县，下运宜昌、沙市。

一九六〇年，本已成林的桃花，却一夜间无疾而终，除了我这棵鹰嘴岩上的老桃树，全村没有一株桃树活下来。天行厄运，草木有灵啊。

一九八一年，桃花村又发生了怪事。村里本已退化的桃树，结出一种特香甜的果实来，那年的桃子，成了川鄂湘的抢手货。从此桃花村，走了顺运，不再是逆水行舟。

桃花村，川江闻名。

桃花村，三峡明珠。

自古人类逐水而居，桃花村就坐落在桃花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河沿上。

村子背靠桃花山，青枝绿叶的“大红袍”红橘树挂满青青的果子，环绕整个村庄。村口那棵大黄桷树像一把绿色巨伞，更像一个守护神守护着村子。

三峡人家又老又旧的吊脚楼、木板房、花格窗，记载着祖先的传奇和艰辛。

午后阳光正火辣，屋顶没有炊烟，地里没人干活，都回家歇下了，要到太阳西斜时才会下地。鸡们、狗们都困了，只有老牛歪在牛圈里懒洋洋地反刍，口里和下巴上的白沫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滋味儿。

三峡自古出美女，王昭君当年就是从三峡走进历史的。桃花村的女子，面若桃花，身段真就像那山上的桃树，婀娜多姿。长江边的人夸女人不用“美貌”，只用“水色”。这女人漂亮不漂亮，只要听当地人说“看那个女娃儿的水色多好”，你就明白那女子准是个大美人儿。

洪橘原本皮肤白皙漂亮，嫩白的脸上一对迷人的小酒窝，一头漆黑的短发用一根粉黄手帕扎成一个青春靓丽的马尾巴。高中毕业后跟一帮子同学骆娃、蒲秀玲、陈建国、杨越回到村里。每天下地干活，不是掰苞谷，就是上坡捡绿豆。太阳那个晒呀，扣上草帽也抵挡不住紫外线的威力，短短半个月，洪橘那张又白又水灵的俏脸蛋，就由粉红的山桃花变成了个乖乖的黑牡丹。

江边水码头，静静地停了几只机动小渔船、木划子。

洪橘和蒲秀玲正在“砰砰砰”地捶洗衣服，洪橘穿一件桃红色短袖衫，蓝布

裤腿挽得高高的。站在江边的巨石上，远远地、深情地审视着自己的家乡，边用脚踏洗衣服边等骆娃。

半根烟的工夫，骆娃背着剁好的一大背篋猪草急火火地赶来，看到两个姐妹，舞着一只手打招呼，咧开嘴笑了。

她是那种在一大群美女中最抢眼的女孩儿，漂亮得让姑娘见了暗生嫉妒，小伙子看了当场发傻。脸蛋上的五官按照人类最美比例分布，身材高挑，这姑娘一举手一投足，一颦一笑都是极有韵味儿的。

你看她先把那条乌黑漂亮的长辫子甩到身后，回头将筐子扔进江里，站在水边抓紧筐绳，一提一落地淘洗猪草。几分钟不到，她不耐烦地一把将草筐甩到岸边的大石头上，任水从竹筐眼里四处流泻，她盯着那些褐色的污水一股股流回长江，嘟着嘴发了好一会儿呆。

秀玲冲她喊了一嗓子：“嗨，想情哥哥了吧？”

骆娃狠狠地瞪了秀玲一眼，三蹦两跳地过来，挨到秀玲身边试探地问：“哎，我说你们两个，莫老想着情哥哥行不？未必我们就心甘情愿，天天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累死累活也没啥盼头儿？有啥想法，快说来本姑娘听听。”

秀玲用手捋了捋披肩秀发，圆圆的脸上漾开了笑意，睁大一双好看的丹凤眼，白了她一眼。“有想法又怎样？没想法又如何？只怪命不好，这辈子没投生到大城市。看来，今生今世只有在桃花村过一辈子了，要不找个媒婆说媒嫁到外村去也行。”顺手调皮地往骆娃身上戽水。

骆娃站起来一边撩起江水反击，一边扑过去拧秀玲粉嘟嘟的脸蛋儿：“好你个不害羞的丫头，哼，我看嫁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”

洪橘也开心地往两姐妹身上戽水，“好呀好呀，你们两个疯丫头，一个想情哥哥，一个想嫁人。我让你们疯，我让你们疯……”三姐妹在江边打起了水仗，都乐疯了。

“呜！”上水的轮船拉响汽笛，才让姑娘们休战。秀玲盯着大轮船向往地说：“要是能坐回这样大的轮船上大都市重庆去逛逛该有多好哦。”

骆娃打趣她：“你还站在岸上发傻呀，快去坐轮船哪，你看，它接你来了。”说完大笑着披上一块塑料布，背起猪草筐，头也不回地丢了一句：“不管你们两个有啥打算，反正我是下定决心、不怕牺牲进城去打工。”

洪橘担心地在她身后喊：“你爸不会让你出去打工的。”

骆娃回头一笑，露出一口细白的米牙，喘着气说：“我偷偷出去，等以后挣到钱，我爸就不会怪我了。”

洪橘家靠近后山，一个人背着背篋落在后头，慢慢往家走。

秀玲家跟骆娃家就在江边，她提着衣服篮子赶上骆娃，看到村长那高大帅气的独生儿子建国迎面走来，秀玲回头跟骆娃做了个鬼脸，识趣地闪身进了家门。

建国看四下无人，趁机拦住骆娃，用手挠挠留得短短的头发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哎呀，中国的玛丝洛娃，你终于在农村这块希望的田野上复活了哇？”骆娃双

手抓住筐绳，冷眼瞪着他。

“老同学，你真的那么讨厌我？我没得罪你吧？未必你真的不了解我的一片真心？”

骆娃又羞又恼：“少来这一套，你的真心就是把我比成《复活》里的玛丝洛娃。”

“老同学你可千万莫误会哟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觉得你好漂亮，真的，就就……”

躲到天楼上晾晒衣服的秀玲看到这一幕，再也憋不住，笑出声来，吓得村口那两个人一下逃得没影儿了。

2

秀玲家里就两娘母，妈除了经管那点责任田地，闲时就为乡里乡亲缝点儿简单的衣裤，她只从娘家带来了那个时代的一点儿裁缝手艺，就这，也让生活较之骆娃家好过多了，至少蒲秀玲从小学到高中毕业，基本没愁过书学费。

桃花村土地承包到户后，农民有了安排农活的主动权，生活渐渐好了起来。谁想到上级的红橘改良技术让村民不仅未受益，反倒无端蒙受更大的经济损失。几年来，由于土质、气候等原因，果树老是开花，却挂不住果，快成熟时老往下掉，不掉的果子又总是裂口子，看嚙，像小娃娃的嘴巴，正哇哇哭呢。村民急得满肚子是火，口里“日他个先人”也无法阻止果子掉地，几乎是没有什么收成。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返贫。

骆娃家就是比较突出的例子。骆娃妈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长年累月药不断，爸爸又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，只知道在地里死做，没有一点经济意识，家里早已债台高筑。

桃花村的那些年轻人，有手艺的、有门路的都到城里打工去了，村里几乎只剩老弱病残。眼下，村里的年轻人就是高中才毕业的几个学生。

杨越和建国有一个当村干部的爸爸，蒲秀玲呢，有一个会手艺的妈，洪橘家条件也差，可还没得一个常年吃药的病人，唯有各人家里最恼火，简直是糟透了。一想到这些，骆娃真是心如油煎。

饭刚上桌，骆娃招呼从地里回来的爸吃饭，再给妈端到床头。回到灶屋，一下笑了起来，原来洪橘从后门溜进来，正在帮她剁猪草呢。

洪橘边剁边说：“你吃吧，快剁好了。”骆娃端碗稀饭，夹一筷子空心菜，和洪橘商量事情，怕爸听见，声音小得很，断断续续，说说停停。

洪橘说自己跟秀玲一样也想出去打工，就是不知道去哪里，外头人生地不熟的，从来没出过远门，心里真是没底儿。说着从衣服口袋里掏出表姐从南方那座名城寄来的信，骆娃高兴地翻看洪橘表姐的来信。最后商量结伴去南方打工，就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坐火车去找洪橘表姐。

洪橘站起来，去石缸里舀了一瓢水洗手：“秀玲让我来问你一声，我们啥子时候走哦？”

骆娃想了想：“八月十五中秋节过了，十六走吧，再拖就到年底，又走不成了。”

洪橘点头，从后门出去找秀玲。

3

农历七月初七，吃过晚饭。洪橘去叫骆娃，骆娃正在门前张望，看到她赶紧跑过来，两人一同进了秀玲家。

秀玲妈笑着招呼：“洪橘，这么晚了还想着来看秀玲呀？”

洪橘说：“婶儿，我妈让我叫秀玲去过‘乞巧节’呢。”

“哎呀，看我一天到晚忙晕了头，都忘了这个事。难为你妈还记在心上，快，来坐，我去叫秀玲，她在楼上收衣服。”

秀玲口里叫着“洪橘姐”、“骆娃姐”跑下楼来，拉着两人一阵风似的出了门，秀玲妈在门前喊早点回来呀，秀玲头都不回地答应了一声。

上弦月朦胧地挂在天上，凉爽的夜风轻轻地吹着，各种虫子放肆地在黑暗中唱着它们的小夜曲。两边是橘树和红苕地，三个姑娘走在这美丽的乡村小路上，说着自己高兴的话题，心里是快乐无忧的。偶尔从眼前飞过一只两只萤火虫，洪橘伸出双手去抓，骆娃和秀玲也跟着去抓，可是那些小东西飞得太快，忽闪几下就不见了，惹得姑娘们发出一阵阵快活清脆的笑声，这笑声在空旷的野地里显得格外醉人。

还在晒坝外边，洪橘家的狗儿阿黄冲出来迎接她们，它用叫声打着招呼，一时引来村里此起彼伏一片狗叫声，骆娃说：“嘿，洪橘姐，你们家的阿黄还是领唱哟。”一句玩笑，把晒坝里的人全逗笑了。

洪橘家住的是解放初分的胜利果实，地主家的老房子，虽说年久失修，但依稀还能看出雕梁画栋的景致。

进了院子，洪橘妈张罗着端来一盆清水让大家净手，秀玲接过水盆：“姨，不用客气，我们各人动手嘛。”

洗完手，骆娃和洪橘帮忙把香案抬到院子里，秀玲把花鞋垫、花枕套、门帘、帐帘等绣品摆在香案上。洪橘妈又端来一盘椿芽炒嫩胡豆、一盘新麦粑粑、一盘韭黄煎蛋。骆娃帮忙把三盘素菜供奉在香案上，再往酒杯里倒满酒。

洪橘妈把香和蜡烛点着，跪在草蒲团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深深地拜下去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

几个姑娘也素手拈香跟着叩拜心中的巧手“织女娘娘”：“一愿娘娘赐福姑娘们心灵手巧。二愿娘娘赐福姑娘们健康美丽。三愿娘娘赐福姑娘们寻到意中人，姻缘幸福美满！”

叩拜后，姑娘们坐在香案四周，趁着烛光对着各人的绣品绣上几针，古老的乞巧仪式即告完成。三姐妹的心里盛满了虔诚的祈愿，脸儿红扑扑的，眼睛在跳

跃的烛光里燃烧着希冀的光芒。

三峡一带民间传说，夏天晴朗的夜晚，能看见天上有条河流，叫天河，河这边站着牛郎，河那边站着织女。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这天，地上的花尾巴喜鹊就会一起飞到天上去，在天河上搭起一座神奇的鹊桥，让苦苦等待了三百六十四天的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。

骆娃看着天河两岸那最亮的两颗星星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那就是牛郎织女星吧？我妈不是说牛郎还挑了一副箩筐，一头挑着女儿，一头挑着儿子吗？怎么没看见扁担星呀？”

秀玲也睁大眼睛搜索，惊喜地指着天上大叫：“快看那儿，不是有并排的三颗星星吗？是不是呀洪橘姐？”

洪橘顺着秀玲手指的方向往天上仔细看，哎，真的，中间那颗星星最亮，两边星星暗一点，那兴许就是牛郎挑着他和织女的一双儿女。

夜深了，洪橘送走骆娃和秀玲，一个人站在院子里，仰头望天河灿烂，想着地球上那无数只花尾巴喜鹊，此时正在天河上用翅膀为织女和牛郎搭建幸福“鹊桥”，好让这一对情义深长的夫妻一年一度来相会，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甜甜的笑意，心想等明天花尾巴喜鹊从天上回来，一定要好好用稻谷慰劳它们。

4

洪橘家靠近后山，田少，坡地多。哥哥洪君前两年就去山下二组的嫂子家当了“上门女婿”。哥嫂家里水田多，该割稻了，可嫂子刚动了阑尾手术，哥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，洪橘跟爸妈去给哥帮忙。

秋天里，田里稻谷熟透，黄黄的稻叶，饱满的稻穗低垂着头，虽然像孕育的女人那么丰满、羞涩，却也处处显出了掩饰不住的喜悦和旺盛的生命力。

远处的桃花山，在朗朗的阳光下更加清晰，天更高、更蓝，如一望无垠的大海，没有一丝浮云，又是一个艳阳天，正好割稻谷咧。人们说笑着走上田坎，挥舞着手里的镰刀，向金灿灿的稻谷靠拢。

洪橘跟哥哥洪君抬着拌桶，才走几丈远，直叫歇气，心疼得洪君赶紧放下拌桶：“要不，哥去请人，这活累，不是你干的。”

洪橘瞪哥一眼：“大忙月，家家都在抢收，你上哪去找人？”又咬牙抬起拌桶磕磕绊绊上路。正艰难时，碰上刚起床的杨越，他一把从洪橘肩上抢过拌桶，抬着飞跑，洪橘还来不及说啥，他们已跑远了，她只得返回家里取箩筐。

刚出门，又碰上建国，他看见洪橘，吃惊地问：“洪橘，你今天下山来，帮你哥打谷？”

“老同学，听你那口气，好像我就不能打谷？”

“哦，不是，我是说那活累人，我都吃不消，头两天帮骆娃家打谷，你看，这一身的红疙瘩，要不我去帮忙？”

“不啦，你家水田不也多嘛，莫耽误你家打谷，你爸你妈都忙不过来。”

“我们家那几块望天干啊？稻谷还有几天才黄透，还要等三五天才敢开镰呢！走吧，没事儿，闲着也是闲着。”洪橘还是不肯：“稻谷上场，还要翻晒，兴许骆娃家正缺帮手哩。”

“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嘛？是不是怕我吃了你们家的打谷腊肉开镰酒嘛？我不吃不喝，行不？你嫂子下不了地，稻谷不赶快收割，要是一场雨下来，那损失就惨了。”再不理洪橘，径直往田里去，洪橘不好再拒绝，只得挑着空箩筐跟在后头往田里走。

洪君跟杨越正安装拌桶、挡席，杨越看见洪橘和建国过来，大声喊快下来帮忙。

洪君看见两个大小伙子来帮忙，高兴得直喊洪橘快回去叫妈多准备饭菜，洪橘答应一声放下箩筐赶紧往回跑。

各家各户的田里都是拌桶，挡席也是各种各样的，有竹篾条编成的，也有蓝

白相间的玻璃胶板做成的，还有帆布和蛇皮口袋缝成的，有的干脆就用一床凉席围成。“咚咚咚”“唰唰唰”的打谷声在田里响成一片，农民用汗水换来了这幅热火朝天的丰收图，洪橘和她的两个同学看到这场面也跃跃欲试。

建国是不会干农活的，好在头两天帮骆娃家打谷，多少有一些心得，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。杨越就不行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洪橘哥分派他跟老头子一起打谷，自己和建国割谷。

真正的庄稼人每样活路都是驾轻就熟，稻谷把子割得大小合适，整整齐齐地搁在谷桩上，不能拖泥带水的，便于打谷的人抱捆时方便、快捷，不误工时，洪橘哥一看建国那架势就放心了。

洪橘和杨越拿起稻把子就打，结果稻粒飞得满地都是，心痛得洪橘爸直咧嘴，也不好说啥，只得走过来作示范，人站在拌桶一角，双手握住稻把子，对准拌桶的挡木刷刷两下，就听见谷粒与挡席、桶壁的撞击声。你看哪怕是带着露水的谷把子，你就是站在水田里，活干完了，身上照样干净，不沾一点泥巴星子。

谷粒脱尽了，稻把子也散了，别看洪橘爸年过五十，身板也是五大三粗的一个庄稼人，可捆草的动作却十分灵敏，一小撮稻草在打完最后一下后顺势抽出来，随即双手一捞、一转、一扎、一抛，眨眼工夫，一个漂亮的谷草就像一个小矮人在田里站好。每捆好一个谷草，就跨步一蹲，把拌桶用力一拉，装着稻谷的拌桶就像一只船一样向前滑动。

示范结束，杨越和洪橘开始重新实践，渐渐地两人找到了感觉，且配合越来越默契，割谷和打谷同步进行，速度快了起来，洪橘哥的心里也充满了欢快和感激。

5

上午十点多，洪橘妈送来了清热败火的绿豆汤和桐叶苞谷粑粑，田里的人都洗干净脚上的泥，找一棵大树躲荫，一边喝绿豆汤吃桐叶粑粑，一边抽烟聊天吹龙门阵。渝东北地区的人习惯把这叫做“吃烟”、“打么站”，也就是给干活的人加把油，续把子力气。

洪君和建国把拌桶里的稻谷装进箩筐里，趁着太阳担回晒场里翻晒。杨越累得一屁股坐在石头上，洪橘端了一碗绿豆汤递给杨越：“快吃几个桐叶粑粑，你早饭还没吃吧？”

杨越取下近视眼镜，一边撩起衣服擦眼镜一边感叹：“唉，知我者，老同学也。我早上起来，眼一睁就碰上了学雷锋的机会，你想我岂能错过？”杨越一边大嚼桐叶粑粑，一边含混不清地说。

洪橘调侃他：“田坎上的农民还满口之乎者也的，你酸不酸呐？”

“错错错，大错而特错，哪个规定田坎上的农民就不可以之乎者也？农民就是文化低素质差不文明的代名词？你、我、建国，我们这些人不是农民吗？我们这一代就一定要像我们的父辈那样一成不变吗？你晓不晓得发达国家的农民有多神气？有自己的农庄、果园、汽车，机械化生产设备，我们如果还不改变现状，啥时候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呀？”

洪橘笑：“大才子，你慢慢等吧。”

“等，等，大家都像你一样只会等，只怕是等到猴年马月也没得希望。”明显地，杨越有点不高兴。

洪橘故意气他：“行了，我落后，我不思进取，好在国家还有你这样的精英栋梁。”又递给他一个粑粑，“反正我说不过你，快趁热吃吧。”

洪橘妈说：“杨越，真难为你了，你这身子骨哪做过这个活路嘛？洪橘不懂事，让你受这个苦。”

“嗨，婶子，苦不苦，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吧，这叫苦吗？您看我还喝着绿豆汤，吃着桐叶粑，红军有这个喝有这个吃吗？没有吧。”

“你小子累得东倒西歪还叫劲，真是鸭子煮死了嘴壳子硬哪。”建国回来了，端了一碗绿豆汤打趣他。

洪橘递给建国一个粑粑，建国接过来：“看咯，又混吃又混喝哟。”一句笑话把洪橘的脸都羞红了，“你这家伙，成心是不？生怕天下不乱啊？”两个人都笑了。

吃饱喝足又该下地了，他们把拌桶抬到下面那块小一点儿的葫芦田里。

这时气温更高了，太阳亮得刺眼，穿透人薄薄的衣衫，炙烤得皮肤生痛。洪橘看看几个打着赤膊的男人，背晒得红红的，都爆了皮，心里想，难怪人都不想当农民，农民的艰辛岂是一个“苦”字就能道尽？此时她的手和脸也被烤干的稻叶扫得火辣辣的，让汗水一泡，又疼又痒，还不敢抓挠，要不会留下难看的红疙瘩和疤痕。杨越看她发呆，就让她回去帮厨，莫下田来，这块田一会儿就打完了。

洪橘没吱声，卷起裤腿，又下田去了，水是烫热的，只有脚板踩进泥土深处，才会感觉有一丝丝凉意从脚心慢慢地沁上来……

杨越抬头看看天，忍不住自言自语：“唉，看这日头毒辣得，要是台电影里的那种收割机就好了。”

建国笑道：“冲壳子不要钱吗？又做大头梦哈，收割机那么大的铁家伙，在这山区小小的稻田里施展得开吗？”

“那是你笨嘛，就不会想到发明一个适合山区的小型收割机呀。”

洪橘说：“发明家，我们都等着你去发明一个嘛。”

“唉，悲哀呀，洪橘同学，你就不能想着各人去发明？你就不能各人想办法改变这种落后面貌？你怎么老是要等别人把富裕日子送到手上？那可能吗？”说完这几句，好一阵都听不到人说话。杨越担心地回头问：“喂，洪橘，你生我气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洪橘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真的。我在想你说得有点道理，是不能等……”

午后，日头更毒，稻谷也打完了，各家的稻谷都上了晒场，洪橘一边摊晒，一边叫妈打一桶水来让建国、杨越洗脸、洗手。

这顿“打谷饭”办得好丰盛哦，不枉洪橘妈有“巧媳妇”的美名。虽说乡下人的打谷酒席主要以腊肉为主，可乡下女人能干啊，看看满桌的腊排粉条汤，腊肉炒粉皮，糯米粉煎腊肉粑，韭黄肉丝，外带一盘切开的红白相间的咸鸭蛋，凉拌糖醋折耳根，一盘青菜，一盘麻辣胡豆。一瓶太白酒，几瓶啤酒，都陆续摆上桌子。眼下，农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过多了，可乡下人日子过得节俭，平时是不喝酒的，只有做事待客才会买酒。

三个男人边喝边划拳，杨越喝得眼都红了，一会儿他爸找来了，洪橘妈赶紧招呼支书吃饭，支书说：“看看，大妹子，这小子在家拈一根草也叫累，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。饭我吃过了，这酒得喝一杯。来，洪君，我敬你，我这么儿没得哪个人支派得动，大叔谢你了哟。”

洪君举杯：“支书，对不住，今儿个把杨越累狠了，我敬您老一杯。”

“哎呀，谢个啥子哟？刚才我看这天没得火烧云，也没有水门坎，明天又是个大晴天，好打谷，明天你家还打谷，还让我这么儿过来帮忙。你是不晓得呀，自从这小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他老娘就不许老子支派他，今天让他尝尝当农民的滋味儿，叫他进了城，上了大学也不忘本，莫学那啥‘一年土，二年洋，三年四年不认亲爹娘。’”支书一连干了两杯白酒。

直到这时洪橘和建国才知道杨越考上了大学，建国捶了他一拳：“你搞啥子搞？想保密吗？这么好的消息一个人闷起？小气鬼哟。”建国和洪橘心里真为杨越高兴，两人忙着敬他酒，弄得杨越招架不住，直埋怨老头泄密。

洪橘抽空到晒坝翻晒稻谷，看见骆娃和秀玲，把杨越考上大学的好消息告诉她们，高兴得两个妹儿直往洪君家跑，进门就喊：“恭喜恭喜，老同学考上了大学。”

骆娃和秀玲一人敬杨越一杯白酒，算起来，杨越已喝下好几杯了，他从妈肚子出来就没喝过酒，今天看大伙高兴，就爽快地喝，结果一会儿就趴在桌上睡得呼呼的，让一屋人乐翻了天。

建国与洪君一边喝一边划拳，直到喝得大醉方休。

夕阳西沉，晚霞满天。俗话说“晚上烧霞干死蛤蟆”。明天天气好呢，骆娃和秀玲说好明天都来帮忙。